



世界学术思想
经典名著典藏书系

MILUZHENG FUSHI

秘鲁征服史

SHIJIE XUESHU SIXIANG
JINGDIAN MINGZHU DIANCANG SHUXI

[美] 普雷斯科特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世界学术思想经典名著典藏书系

秘 鲁 征 服 史

[美]普雷斯科特 著

周业谦等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学术思想经典名著典藏书系/李楠主编.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0
ISBN 978 - 7 - 225 - 02435 - 3

I. 世… II. 李… III. ①社会科学②社会科学—秘鲁征服史 IV. K928.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5318 号

书 名: 世界学术思想经典名著典藏书系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1416 (总编室)

印 刷: 西宁市文兴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6 开

印 张: 480

字 数: 900 万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25 - 02435 - 3/Z · 150

定 价: 732 元 (共 15 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导 读

1527年,在南太平洋的加洛小岛上,跟随皮萨罗美洲探险的西班牙水手对于所要面对的绝望、沮丧以及悲惨处境,愤懑的情绪达到了极限。他们囊空如洗、食不裹腹,当初梦想得到金银财宝,如今身边只有弓箭。几个士兵通过秘密途径,将他们的痛苦生活巧妙的传达到了巴拿马总督手中。总督对于远征结果以及给殖民地造成的生命损失感到非常恼火,决定拒绝给予远征进一步支持,并派出两艘船将加洛岛上任何一个活着的西班牙人带回巴拿马。很快,皮萨罗便收到了这个坏消息。但与此同时,在巴拿马支持他的同伴却在信中要求他坚持目标,并保证在短期内给他送来继续前进的物品。

对于勇敢的人而言,只要存有一线希望就能继续前进。皮萨罗拔出剑,在砂地上从东到西划了条线,然后面向南方说:“伙伴们、朋友们,这边是含辛茹苦、饥寒交迫、暴风骤雨和死亡之地;那边则是安逸舒适的乐土。从这里去巴拿马,人会变穷;从那边去秘鲁,就能发财。每个人都可以做出最适合于勇敢的卡斯提尔人的选择。至于我本人,我选择南方。”说完他跨过那条线,在百余名水手中,跟随他的只有十一个人。

这一小队人拒绝乘船返回巴拿马,甚至没能说服代表总督的船长留给他们一部分补给品。在这不毛之地,他们人数屈指可数,无衣无食,几乎没有武器,不了解他们要去的地方,没有船只,被世界遗留在汪洋大海中荒凉的岩石岛上,只有信念、勇气和决心。在后世看来,这种危险盲目的坚定是一个热血的传奇,是一次历史进程的转折,是一种命运征服的预告。但也正是这种英勇的精神境界,背后所推动的却是黄金织就的虚假光环。

人性的矛盾在印加的初期征服中不断的重复体现。之后,皮萨罗在海岸登陆,查明印加人真正的力量和文明后,他坚持率领一支二百人不到的队伍向内地进军。并在参照他的前辈,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的模式,擒贼先擒王的思想指导下,深入险地,幸运的抓住了阿塔瓦尔帕。

先不说这位西班牙将军出名的背信弃义,就他这种英勇和坚忍不拔的品质,在那些充满危险的轻率计划,以及近似绝望的挣扎,濒临绝境的情况下,多次奇迹般的帮助他和他的士兵们获得胜利。讨论这种仿若神迹、以少胜多胜利的深层原因,好运与猛夫同行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英勇和坚忍不拔为基础所筑起对抗外敌最重要的团结和组织。

皮萨罗进军印加腹地时，印加帝国正因王位内乱元气大伤，阿尔帕瓦尔忙着解决他兄弟的残余势力无暇顾及这一小队白人。而在他被捕后，据说这位出生基多的印加王正是受到他的同胞，给西班牙人担任翻译的印第安人的谎言和诬陷而惨遭绞刑。在最后一位伟大的太阳神之子曼科逃亡库斯科前后，依然承受着来自印第安人内部的暗箭。

不仅如此，在政治组织方面，印加虽然是最成功的极权国家，但松散的国家架构也是重大弱点。俘虏了印加王，整个帝国全都为之瘫痪。印加人因为他们自身严格的统治，丧失了抵抗的主动性。除了依附白人，他们所做的只是单纯的丢下武器和农具，惊恐的逃入连绵的安第斯山中。之后，大批的西班牙移民涌入空无一人的村庄和早被遗弃的肥沃田地，白人和黑奴淹没了不幸的印第安人，他们只能被驱逐到拘留地或新主人不感兴趣的更不可取的地区。

被征服的黑暗岁月中，唯一的闪光，也许便是最后一任印加王曼科所领导的长达数年的大规模起义。不过他本人虽然英勇且不可征服，但是所做的依然极其有限。大部分对抗伊比利亚人的行为，都停留在局部的战术层面，只是因为报复，因为祖先的荣光，因为帝国的摇摇欲坠而勇敢挣扎，他从未想到过彻底释放他子民的性情深处被制度消磨的顽强和英勇。因此在他活着的时候，尽管曾使征服者的命运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令西班牙人闻风丧胆，但却无法扭转祖国沦丧、古老的印加文化被外来文明一点点吞噬的局面，更无法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而在他死后，印加种族无论在精神还是力量上已被彻底消磨殆尽。

缺乏整体的团结和有效的组织，即使在绝望中拿起武器，也必然注定失败的命运。因此，皮萨罗只用了一次轻率、危险、毫无胜算的进攻，就打破了使印加王得以统治这块土地如此之久的魔法。魔法被打破后，在迷信时代所建立帝国的虚弱结构就一触即溃。

欧洲人接管了美洲，只是他们的勇敢被残酷所玷污，这种残酷来自于人心的贪婪和他的宗教。

在欧洲中古时代的远征里，宗教在其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十字军东征到伊比利亚长达二个世纪的反穆斯林“再征服”运动，到了十五、六世纪，天主教徒伊莎贝拉和菲迪南攻占了美丽的格拉纳达，在摩尔人最后的叹息的余音中，西班牙人满怀着宗教的狂热登上了美洲大陆。

从墨西哥到秘鲁，对于新世界原住民的征服，从头至尾也全渗透了这种韵味。印加征服中最初的探险资助者，埃尔南多·德·卢克是位神甫。据说他背后还有一位真正的出资者，不过即使如此，那位传名为加斯帕尔·德埃斯皮诺萨的人同样是一位传教士。就像亚历山大教皇以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 100 里格为分界线，将未知土地划分给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皮萨罗、阿尔马格罗以及卢克神甫这三个当年默默无闻的人，以一纸文书将一个只是存在于传闻中的帝国冷酷的瓜分了。

在秘鲁的征服中，对印第安人的征服不过是第一步，随之而来的则是对西班牙人

自身的征服,直到西班牙王室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片异族的土地上永久的建立,整个过程才算真正完成。1536年的库斯科围城,既是曼科最华丽最活跃的大手笔,也是西班牙征服者内乱的开端。

首先是最初两个征服者:弗朗西斯科与阿尔马格罗的不和,据说他们之间的祸根是伟大的西班牙皇帝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指示种下的。暴力欺诈、狂妄自大、残酷无情,受着金银财宝的诱惑以及虚假的荣誉感所驱使,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着魔鬼的行径,然后在献祭的血海中,这些神的羔羊也沦为了他们自身造就的恐怖统治的牺牲品。

皮萨罗家的四兄弟:胡安死在了印地安人的巨石下,他是四兄弟中唯一一个死于早期征服战争;埃尔南多功成名就回到了西班牙,却因内战中阿尔马格罗之死,在西班牙本土麦迪纳镇的要塞里被足足监禁了二十年;利马城的建造者弗朗西斯科命殒于同胞阿尔马格罗追随者的刺杀行动。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其首府的中心,被曾是他的军队伙伴砍得血肉模糊,甚至没有一个人说一声“上帝饶恕他”!最后,也是四兄弟中最小的贡萨罗,经历了整个狂热的征服,却在兄长死后,因不满国王对于新总督的任命,掀起了征服史上最后也是最难忘的一场叛乱。叛乱被镇压之后,贡萨罗被判处斩首。他的首级被送到利马,装到一个笼子里,高挂在绞刑架上。上面放着一个签条:“这是叛徒贡萨罗·皮萨罗的头,他在秘鲁反叛他的君主,并为暴虐和叛逆的事业而在哈基哈瓜纳溪谷对王室旗标作战。”

至此,阿尔马格罗父子、当年立誓的十一人队、安第斯山的恶魔卡瓦哈尔……当年最初参加印加征服的冒险者几已死亡殆尽。阿尔马格罗向智利的进军;贡萨罗从基多出发寻找传说中的东方黄金之乡;奥雷利亚纳沿亚马逊河顺流而下的惊险航行……都和弗朗西斯科进军印加腹地生擒印加王的故事一起,湮没在了历史的尘烟中。

连带着一同陨落的,是整个印加文明。

原住民建立的帝国毁灭了,西班牙人迅速的进行大批移民拓居,并强行推广自己的文化。传教士和对异教的征服将美洲文化最后的一点火星扑灭,而强迫劳动以及由欧洲传入的天花、黑死病迅速的使整个部落集体消失。与此同时,早期的征服者被强行树立的王权以及王室的官僚所取代,整个欧洲贪婪的注视着海外源源不断流入伊比利亚的金银。

但极富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了英、法、荷的工业发展,西北欧成了欧洲经济的中心。而在本国,财富成了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制度改革的压力。西班牙的物价指数急速上扬,传统的落后经济无法支撑西班牙突如其来的繁荣,而查理和他的儿子腓力则更愿意把这些钱用于对法国、对意大利、对德意志成年累月的战争中。

1560年前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失去了他在襁褓中就已内定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尼德兰、西西里、那不勒斯以及米兰等地相继反叛。更为不幸的是,西班牙工业的发展停止了,西班牙帝国吸足印地安人的血之后,也开始了长期的衰落。

《秘鲁征服史》和它的姐妹篇《墨西哥征服史》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普雷斯科特(1796-1859)长期研究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活动之后发表的两部史学著作,它是世界历史宝库中的重要史籍,也是在西方有定评的史学名著之一。

作者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生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父亲是著名律师。1811年他15岁时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法律,成绩优异。在校时,不幸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左眼失明,右眼受伤,不能继承父志执律师业,遂决定研究文史,专心著述。他在掌握了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之后,1826年开始研究西班牙历史。1834年出版《C. B. 布朗传》,1838年写成大部头专著《费迪南德和伊莎贝利亚的历史》,一举登上欧洲文坛。1843年他的史学巨著《墨西哥征服史》问世,奠定了他在欧美史学界的崇高地位,被誉为美国第一位有国际声誉的史学家。《秘鲁征服史》则是随后出版的另一部史学杰作。此书已译成11种语文,再版达160次以上。晚年他还写过《腓力二世在位时期的西班牙史》(3卷,1855-1858),后因病去世,全书未及完成。

普雷斯科特是美国早期的历史学家,他深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政治上他反对封建专制,崇尚资本主义;在史学观点上,他信奉个人主义的英雄史观;他批评宗教迷信,主张史学家要“客观”、“公正”,避免成见和偏袒,强调个人的智慧、毅力和胆识,因此对作品中的殖民主义“英雄”颇多美化之处。

本书在导言部分回顾了印加文明概貌、印加帝国的传说和历史之后,重点记述了西班牙殖民者侵略、掠夺以及“征服”印加帝国的历史。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了大量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如西班牙和英国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和西班牙驻墨西哥大使提供的16世纪编年史及其他史料。原著史料价值较高。作者文笔优美,擅长于描写具体的历史情节和人物活动,他能从错综复杂的各种记载中把握住事件的脉络和线索,许多历史事件都写得栩栩如生。他的著作富于文彩,长于勾画人物,读后往往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除了记述西班牙殖民者的丧心病狂的“征服”活动外,由于作者从个人品质的好坏出发厌恶某些殖民者的可耻活动,在书中也以一定的篇幅叙述了殖民主义者头目之间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和互相残杀的丑史。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殖民者的狰狞面目。

作者偏爱西班牙征服南美的殖民活动,不遗余力地精心撰写了这部“征服史”,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初期美国资产阶级羽毛丰满之后对于向拉丁美洲扩张表现出的强烈兴趣。作者在《墨西哥征服史》一书中对殖民活动头目的歌功颂德,正是这种思想倾向的体现。

原书初版1847年出版后,到今天已经过140多年,从当代的考古发现和最新史学研究成果来看,原书对印加帝国的记述和分析存在着不少错误,有的说法需用后来出版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加以订正。

目 录

第一卷 导言——印加文明概貌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41)
第四章	(56)
第五章	(69)
第二卷 秘鲁的发现	(89)
第一章	(89)
第二章	(97)
第三章	(110)
第四章	(124)
第三卷 秘鲁的征服	(143)
第一章	(143)
第二章	(157)
第三章	(166)
第四章	(178)
第五章	(189)
第六章	(205)
第七章	(216)
第八章	(233)
第九章	(247)
第十章	(263)
第四卷 征服者的内战	(283)
第一章	(283)
第二章	(295)

第三章.....	(307)
第四章.....	(317)
第五章.....	(326)
第六章.....	(342)
第七章.....	(363)
第八章.....	(375)
第九章.....	(386)
第五卷 这个国家的平定	(409)
第一章.....	(409)
第二章.....	(423)
第三章.....	(439)
第四章.....	(455)
附 录	(477)

第一卷 导言——印加文明概貌

第一章

这个国家的自然状况——秘鲁文明的渊源——印加帝国——王族——贵族

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时,位于这个大陆上的许多国家当中的两个最强大和最开化的国家,无疑是墨西哥和秘鲁。但是,尽管这两个国家在文明的发展程度上彼此相似,但在文明的特性上却差别甚大;因而善于钻研的人种学者可能产生一种很自然的好奇心,要去探索这两个国家为了力求摆脱蒙昧状态并使自己在人类文明的阶梯上处于较高位置而采取的不同步骤。在以前的一本著作中,我曾力求揭示古代墨西哥人的制度和特性,以及他们被西班牙人征服的历史。本书将致力于描述秘鲁人;而且,如果发现他们的历史不如阿兹特克人^①的历史那样奇特异常和对比鲜明,它所提供的一幅动人的图画中描绘的关于印加族长制统治下有一个组织完备的政府和朴实的劳作习俗的情景,却使我们同样感到兴味盎然。

在西班牙入侵时期的秘鲁帝国,从北纬二度附近沿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南纬三十七度;这条线也是一些现代共和国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的西部边界。秘鲁帝国幅员的宽度不容易确定;因为它虽然西面到处为大洋所限,却能向东面扩展,在许多地方越过山脉伸向远方,到达一些未开化国家的疆域,这些国家的确切位置不能肯定,或者说,它们的名称被从历史地图上抹掉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秘鲁帝国的宽度总的说来与其长度是不相称的。^② 这个国家的地形非常奇特。沿着海岸延伸

① 居住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的一分支。——译者

② 萨缅托:《太平洋海岸的最初发现》(以下简称《最初发现》),手稿第65章;谢萨·德莱昂:《秘鲁史》(安特卫普,1554),第41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王家评论》,(里斯本,1609)第一卷,第一册,第8章。按照后面这位权威的说法,帝国版图最宽时不过一百二十里格,但加西拉索的地理学经不起推敲。

的一长条陆地,宽度很少超过二十里格,整个区域为一条巨大的山脉所限,这条山脉起自麦哲伦海峡,在南纬十七度线左右达到最高点(实际上是美洲大陆的最高点),^①而且,在越过这条线以后逐渐降低,到达巴拿马地峡时成了高度不大的丘陵。这就是著名的安第斯山脉,或者是当地人所称的“铜山”,^②尽管他们本来可能有更多的理由称之为“金山”。山脉有时形成一道单线,更多的时候是形成两道或三道彼此平行或互相交叉的线,在大洋上的航海者看来,它们只不过是一条连续不断的链索;而那些在高原居民眼里显得挺拔突兀的大型火山,在航海者看来只不过是同一条巨大雄伟的山脉中的许多山峰。造物主在这一地区创造的规模非常宏伟,以致观察者只有从很远的距离外眺望时才能看出几个部分与庞大的整体之间的关系。的确,在造物主的创作中,很少有比这条海岸的风貌逐渐展现在远处太平洋海面上航行的水手面前时使人产生更崇高的印象了;从远处海面上看,一山高过一山,而钦博拉索山,以它那光芒四射的雪顶闪烁在云层之上,仿佛一顶神的王冠居于这一切之首。^③这个国家的面貌似乎特别不利于发展农业和内陆交通。沿海岸的狭长的砂土地带雨量稀少,仅仅有几条细小的溪流供水,这与安第斯山脉东麓注入大西洋的滚滚巨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山脉的梯级陡峭,斑岩和花岗岩山坡纵横断裂,而且它的高处被积雪所覆盖,这些积雪除了由于山脉本身的火山喷火的毁灭性活动所消融以外,即使在赤道的炽热阳光下也终年不化,这些情况似乎同样不利于庄稼人的劳动。人们可能认为,这块漫长的土地上各部分之间的交通,被这一地区荒凉险峻的地形所阻塞,被悬崖绝壁、汹涌的激流和不可逾越的峡谷所遮断,处于山脉之中的这些可怕的峡谷,它们的深度是那些在高人云端的小道上迂回前进的提心吊胆的旅行者所无法目测的。^④然而印第安人的勤奋劳作(我们几乎可以称之为天才)却足以克服所有这些自然障碍。通过一个适宜的水渠和地下水道系统,沿海的荒地受到丰富的水流灌溉,这些水流使

① 按照马尔特一布伦的说法我们是在赤道上见到这条山脉的最高峰的。(《普通地理学》,英译本,第86卷。)但是较近的测量表明,这个地点是在南纬十五度到十七度之间,在那里,内华达山高达25,250英尺,伊利马尼山24,300英尺。

② 至少,anta(安塔)这个词被认为是Andes(安第斯)的语源,它在秘鲁语中的意义是“铜”。见加西拉索:《王家评论》,第1卷,第5册,第15章。

③ 洪堡:《美洲山脉和土著居民的遗迹风光》(以下简称《山脉风光》),(巴黎,1810)第106页;马尔特一布伦,第88卷。洪堡对安第斯山脉所作的少数几幅速写表现了一位伟大的画家和哲学家的手笔,使我们更感遗憾的是,他没有把对这引人入胜的地区的观察结果象他在墨西哥所做的那样详细描绘出来。

④ 洪堡用他那通常的生动的描述写道:“这些峡谷异常深邃,如果把维苏威火山或多姆山放在它们的底部,也超不过附近山脊的高度。”见《山脉风光》,第9页。

荒地变成了一派良田美景。安第斯山脉的陡峭的山坡上筑起了梯田；而且，由于不同的海拔高度具有不同的纬度的特点，它们按照通常的分类展示出各种不同的植物类型，从迅速生长的热带植物到北方气候中的温带作物；骆马群——秘鲁羊——与它们的收人在山顶上冰雪覆盖的广阔的荒野上游荡，那些地方超出了可耕地的极限。一个勤劳的民族在高原上定后；夹杂在果园和遍布各地的菜园之间的市镇和小屋，似乎是悬在天空中，远远高于通常的云层高度。^① 维系这许多定居点之间的交通的是一些通过各个山口的大路，这些大路使帝国的首都与最边远地区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

这个文明的发祥地可追溯至库斯科盆地，正如这个名称的含义那样，它位于秘鲁的中部地区。^② 秘鲁帝国的渊源象所有国家的渊源一样，被神话的迷雾弄得模糊不清，这些迷雾浓重地笼罩在它的历史上，就象笼罩在旧大陆任何古老的或现代的国家的历史上一样，只有极少数国家例外，这些国家就象我们自己的国家那样有幸肇源于一个开化了的时期和人民。按照欧洲学者最熟悉的传说，那时这个大陆的古老的种族全都处于可悲的未开化状态；他们几乎不加区别地崇拜大自然的每一物体；把战争作为一种娱乐，并以杀死俘虏来摆人肉宴。太阳这个伟大的神和人类之父怜悯他们的堕落，派遣他的两个孩子曼科·卡帕克和玛玛·奥埃洛·瓦科把这些土著人集合在村社里，教给他们怎样过文明的生活。这一对天上的神既是兄妹，又是夫妻，沿着的喀喀湖附近的高原前进，到达南纬十六度左右。他们随身带着一个金楔子，并被告知说这个神圣的标记在哪里自行沉入地下，那里便是他们所要定居的地方。他们如此行进了一段不长的路程，到达库斯科盆地，便是出现这一奇迹的地方，因为金楔子在那里迅速沉入地下，而且从此杳无踪影。太阳神的子女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很快就在当地未开化的居民中执行他们的传播教化的使命；曼科·卡帕克向男人们传

① 基乡平原的海拔高度为九千至一万英尺之间。在这茫茫群山中的其他峡谷或高原的高度更大。

② 加西拉索说，“在印加语中，‘库斯科’的意义是‘脐’”。见《王家评论》，第1卷。

授耕种技术,玛玛·奥埃洛^①则教给她同性的人们纺织的诀窍。这些纯朴的人们很愿意听从上帝的使者们的话,他们聚集了相当多的人在一起,奠定了库斯科城的基础。那些被最初的印加王^②奉为圭臬的明智而有益的格言传到了他们的后裔,并在他们的温和的王权统治下,一个社会逐渐沿着广阔的高原表面扩展,这个社会取得了对周围各部落的优势。这就是关于秘魯王朝的渊源的一幅美好的图画,是印加人的后裔加西拉索·德拉维加所描述,并通过他而使欧洲读者获悉的。^③但是这种传说只不过是秘魯印第安人当中流传的几种说法之一,而且也许不是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另一种传说是有些长着胡须的白人从的喀喀湖畔出发,在土人当中建立了统治权,并向他们传播文明的福音。它可能使我们想起阿兹特克族人当中流传的关于克特萨尔科阿特尔的传说,那个善良的神有着类似的服装和面貌,带着类似给土人传播福音的使命,从东方来到广大高原上。由于在这两个国家里没有发现任何关于互相联系甚至互相知道的迹象,因而这种类似就更加引人注目了。^④关于这些重大事

① Mama,秘魯人的意思是指“母亲”。这个词与欧洲人所用的相同,是一种奇妙的巧合。然而,同样巧合的是一个相应的词 papa,古墨西哥人用这个词表示高级僧侣;使我们联想到意大利人的“教皇”也叫 papa。双方似乎都使这个词具有其最广泛的意义——父子关系,在这一点上,大多数欧洲国家使用得更多。它的使用并不限于现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也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它。“亲爱的父亲啊!”(“Πάππα (πα)”),纳夫希卡说,她用简单的语言称呼她的父亲,使得现代的诗人认为太简单了,用不着以文字表示。

② “印加”意为“国王”或“领主”。“卡帕克”(Capac)意为“伟大”或“有权”。它被应用在曼科的几个继任人身上,正如意为“万德俱备”的称号“尤潘基”(Yupanqui)被加在几个印加王的名字上一样。大多数秘魯王子的称号所表示的那些优良品质,是对他们的品德的一种尊敬的、但并非毫无疑问的称颂。

③ 《王家评论》,第1卷,第1册,第9—16章。

④ 这几种传说全都是些非常幼稚的说法,见翁德加多,《第二次叙述》,手稿;萨缅托:《最初发现》,手稿,第1章;谢萨·德莱昂;《秘魯史》,第105章;——《征服秘魯居民》,手稿;《秘魯王家法院庭长和法官的声明》(以下简称《王家法院声明》),——所有这些都是与秘魯的征服属于同一时期的权威著作。在它们的大多数传说中都有关于长着胡须的白人的故事。

件发生的时间,通常是说在西班牙人到来的四百年前,或者说是十二世纪初。^①但是,关于曼科·卡帕克的传说,尽管富于想象而且流传很广,只要剥去其神奇的外衣,稍加思索即可以看出它的荒诞不经。在的的喀喀湖畔,很多废墟残留至今,秘鲁人自己也承认这些废墟的年代早于传说中印加人的到来,而且给印加人提供了建筑模式。^②事实上,印加人到来的时间显然与他们后来的历史所说的不符。关于被征服之前的秘鲁王朝的各种叙述中,没有谈到有十三个以上君王的。对于绵延四百年的时间来说,这个数字似乎太小,而且无论通过任何可能的计算,追溯王朝的建立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半世纪,——这样久远的说法本身并非不可置信,而且可以指出,它在传说中的墨西哥首都的建立以前不过半个世纪。关于曼科·卡帕克及其妹妹——妻子的传说,无疑是在后来某一时期臆造出来的,为的是满足秘鲁王朝的虚荣心,而且通过把他们的权力说成是神授而增加其威信。

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说,在印加人的时期以前,在这个国家里存在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种族,而且在几乎符合一切传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的的喀喀湖周围的

① 有些作家说是在西班牙入侵以前五百年,甚至五百五十年。(巴尔沃亚:《秘鲁历史》,第1章;贝拉斯科;《基多王国历史》(以下简称《基多历史》),第1卷,第81页;Amboauet, ap; 泰尔诺·康潘:《美洲发现史的原始记述和回忆》,(巴黎,1840)在《秘鲁王家法院的报告》中,比较适中地把这个时期定在征服以前二百年。《王家法院声明》手稿。

② “关于迪亚瓜那科还应该讲几件事,但我不想详谈。我猜想,那里的古建筑是秘鲁年代最古老的。可以认为,在印加王公统治这里很久以前,有些房子就已经造好了:因为我听印第安人说过,印加人是按照他们在这个村镇里看到的墙壁的式样而建造了库斯科高大的房子的。”(谢萨·德莱昂:《秘鲁史》第105章),并见加西拉索:《王家评论》,第1卷,第3册,第1章),他根据一个西班牙传教士的说法,对这些遗迹作了叙述,这些叙述的奇妙,可以和他的任何传奇故事相比。埃雷拉指出了其他一些类似的古老的废墟,《太平洋海岛和陆地上的西班牙人通史》——以下简称《通史》——(马德里,1730),第6卷,第6册,第9章。)麦卡洛克在对秘鲁文明的起源所作的某些合理的回顾时,根据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的说法,指出距离利马不远的著名的帕查卡马克庙作为一个比印加建筑更古老的建筑的例子。《关于美洲土著历史的哲学的和考古的研究》,(巴尔的摩,1829),第405页。)这一点如果是真的话,将大有助于证实我们的文本中的观点。但是麦卡洛克被他的盲目的指导者,加西拉索的著作的翻译者里科特导致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加西拉索并没有说这座庙宇是在印加人以前建造的,而是说是在印加人征服这个国家以前建造的。见《王家评论》,第1卷,第6册,第30章。

情况推论出这个种族的存在。^① 这个结论得到了许多宏伟的建筑遗址的有力证明,这些遗址经过多年的时光流逝,仍然残留在这个湖边。这个种族是些什么人,他们来自何方,可能给喜欢思索的考古学家提供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研究课题。但这是一个远远超出历史范围以外的尚不为人所知的领域。^② 笼罩在印加人的起源上的迷雾,也笼罩在他们以后的历史上;而且,秘鲁人使用的记录残缺不全,他们的传说纷坛而又互相矛盾,以致历史学家除了对西班牙征服以前一个世纪有所了解以外没有足够的依据。^③ 首先,秘鲁人的进展似乎是缓慢的,而且几乎是不可察觉的。他们用明智而又温和的政策逐渐使周围的部落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因为这些部落越来越相信一个公正的和组织良好的政府是有益的。当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时,他们就可以更直接地依靠武力;但是,仍然在他们的先人所使用的同样美好的托词下前进,他们手执刀剑,却口称和平和文明。这个国家的各个原始民族本身之间缺乏任何内聚力,一个接一个地屈服于印加人的优势的武力之下。然而直到十五世纪中叶,著名的托帕·印加·尤潘基(西班牙人到来时在位的那个国王的祖父)才率领他的军队越过可怕的阿

① 关于这一传说的其他著作中,见萨缅托:《最初发现》,手稿,第3章,第4章;埃雷拉:《通史》,第5卷,第3册,第6章;《征服秘鲁居民》,手稿;萨拉特:《秘鲁的发现和征服史》(以下简称《秘鲁的征服》),第1册,第10章。巴西亚:《西印度群岛古代史》,(马德里,1749),第3卷。在大多数(并非全部)传说中,曼科·卡帕克被认为是秘鲁王国的创建者的名字,尽管关于他的历史和性格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② “谁能象穿针引线那样容易破开一个难解之谜,”兰金先生发现,“秘鲁的第一位印加王很可能是忽必烈汗的儿子!”(《对莫卧儿人征服秘鲁及其他地方的历史研究》,[伦敦,1827],第170页)。这种巧合是奇怪的,尽管我们并不急于对这位大胆的作者作出结论。每个学者都会同意昂波尔特的意见,希望“某个有学问的旅行者会访问的喀喀湖畔,卡亚俄地区和迪亚瓜那科高原,这些地方是古代美洲文明的中心。”(《山脉风光》,第199页。)然而,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土人的建筑物遗迹,没有提供什么材料说明在分隔旧世界与新世界的鸿沟上有一道交通的桥梁。

③ 实际上,一个世纪以内的材料很多。例如,两个极负盛名的古代史权威加西拉索和萨缅托,在他们的叙述中很少接触到早期的秘鲁王公;加西拉索叙述的是在一个连绵不断的王朝中,王权和平地从一人转入另一人之手,萨米恩托则用许多阴谋、废黜和革命来渲染他的叙述,这些东西似乎是属于最野蛮的社会的,然而不幸的是,也属于最文明的社会。除这两位作家以外,还有当时的和以后年代里的许多作家写过秘鲁的历史,但我们发现传说纷坛,莫衷一是,使评论失之为推测之词。然而幸运的是,这种历史事实的不肯定,没有波及到艺术和制度的历史,这二者在西班牙人到达时是存在的。

塔卡马沙漠,然后深入到智利的南部地区,把他统治的疆域的永久边界确定在马乌莱河。他的儿子瓦伊纳·卡帕克跟他父亲一样雄心勃勃和具有军事天才,他沿着安第斯山脉向北推进,越过赤道继续征伐,把强大的基多王国纳入秘鲁帝国的版图。^①

与此同时,古城库斯科的财富和人口日益增多,直至成为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帝国的当之无愧的首都。它位于高原上一个隆起地区的景色秀丽的山谷中,如果是在阿尔卑斯山区的话,它可能终年积雪,但它位于热带,因而有着温暖宜人的气候,城的北面有高山环绕,那是雄伟的科迪耶拉山的支脉;有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条小溪,上面架有木桥,桥上覆盖着厚石板,这就使两岸便于交往。街道狭长;房屋低矮,其中一些比较简陋的是用泥上和茅草筑成的。但库斯科是王宫所在地,而且拥有许多富丽堂皇的贵族宅邸;许多现代建筑物中仍然保留的这些建筑的大量的残存物,就是古代建筑规模宏伟和坚固无比的证据。^②

宽阔的空地和广场促成了这座城市的兴盛,来自首都和边远农村的为数众多的人群聚集在这些空地和广场上庆祝他们的重大宗教节日。因为库斯科是“圣城”;^③而宏伟的“太阳神之庙”,朝圣者们从帝国最边远的地方前来参拜的那座庙宇,是新大陆最壮观的建筑,而在装饰的豪华方面,也许超过旧大陆的任何建筑物。

在北面,在上文已经指出的山脉中或起伏不平的高地上,建立了一座坚固的碉

① 萨缅托:《最初发现》,手稿,第57章和第64章;《征服秘鲁居民》,手稿;贝拉斯科:《基多历史》,第59页;《王家法院声明》,手稿;加西拉索:《王家评论》,第1卷,第7册,第18、19章;第8册,第5章和第8章。最后这位历史家,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人,把征服智利归功于托帕·印加的父亲尤潘基。这两位君主的业绩被不同的历史学家混杂在一起,正象他们两人身份也被混淆了一样。

② 加西拉索:《王家评论》,第7册第8章和第11章;谢萨·德莱昂:《秘鲁史》,第92章。“库斯科优雅堂皇,独具一格,是由非凡的人们建成的。那里有通畅的大街,也有狭窄的小巷。房子是用带有漂亮的条纹的石头砌成的,从石头可以推算出房子的年代。这些石块很大,砌得非常整齐。”(同前书,见上引。)把这段话同米勒关于今天存在的这个城市的叙述对比一下。“许多房屋的墙壁多少个世纪以来没有什么变化。建筑用的石块非常巨大,形状各异,它们所体现出来的无双的工艺,使这个城市具有一种古色古香和浪漫的气氛,使人们的心理充满了喜悦的然而又是痛苦的崇敬。”见《米勒将军在秘鲁共和国服务期间的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伦敦,1829,第2版。)第2卷,第225页。

③ “印第安人把帝国都城库斯科当作神明而敬慕。”加西拉索:《王家评论》,第1卷,第3册,第20章。并见翁德加多:《第二次叙述》,手稿。

堡,其废墟的巨大规模迄今仍然使旅游者赞叹不已。^① 它由一道很厚的围墙保护,朝着城市的那一面有一千二百英尺长,那里的险峻地形本身就几乎足以保护它。在另一面上,那里的通道不那么险阻,由另外两道半圆形的墙加以保护,长度跟前面那道墙相同。这些墙互不衔接,彼此间隔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与碉堡之间也是如此;中间的空地垫高起来,从而使围墙在受到攻击时给驻在里面的军队当胸墙。碉堡由三座彼此隔开的塔楼组成,一座供印加王使用,其装饰的豪华,使它象一座王宫而不象一个军事据点。另外两座由驻军居住,这些驻军是从秘魯贵族中征集来的,由一名具有王族血统的军官指挥,因为这个职务太重要,不能委托给出身低贱的人,塔楼下面的山岗被挖通了,有几条地道与城市和印加王宫相通。^②

碉堡、围墙和地道全部用石头砌成,其中巨型石块不是按通常的方式安放,而是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小石块能够填充大石块之间的空隙。它们形成一种不规则的结构,只是粗略地加以砍削,除了接近边缘的部分例外,那里进行了精工雕凿;而且尽管没有使用灰浆,几块巨石之间拼凑得非常精确,联结得天衣无缝,以致不可能在它们之间插进一片刀刃。^③ 这些石块当中有很多巨大无比:其中有些整整长达三十八英尺,宽达十八英尺和厚达六英尺。^④

当我们想到:这些巨大的石块是被一些不知道使用铁器的人从它们的天然产地采凿下来并把它们凿削成所需要的形状;想到在没有驮畜的帮助下把它们从四至十

① 除其他著作外,并见上面引述的米勒将军的《回忆录》,里面有对现代库斯科的详尽而有趣的介绍(第2卷,第223页及以后各页)。上世纪中叶访问这个国家的乌略亚表现出了无限的景仰。见《南美航行记》,英译本,(伦敦,1806)第7卷,第12章。

② 贝坦索斯:《印加全书与故事集》,手稿,第12章;加西拉索:《王家评论》,第1卷,第7册,第27—29章。紧接在征服以后开始的对碉堡的破坏,引起了不止一个开明的西班牙人的抗议,但是,他们购声音无法阻止贪婪和暴力。见萨缅托:《最初发现》,手稿,第48章。

③ 同上引书。并见《秘魯的刻印文字、奖章、庙宇、建筑物、古董和遗址》(以下简称《古董和遗址》)。这部手稿原先是属于罗伯逊博士所有,现住在大英博物馆,是一个大约处于查理三世时期的不知名的作者所写,在那个时期里,正如惠赠我该手稿一份副本的明智的学者所评论的,可以看到在卡斯蒂利亚历史学家当中有一种比较健康的批评精神。

④ 阿科斯塔,《东、西印度群岛的自然和道德历史》,英译本,(伦敦,1604),第6卷,第14章。他亲自测量了这些石块。并见加西拉索:《王家评论》,同前引处。